

琴台
琴瑟
潘國森

蔡真步堂之命名

先前此間文化界、「寫字界」（作家之謂也）大老岑公（「山今老人」岑逸飛）要筆者到他老人家在電台的「個人意見節目」談談蔡伯勵大師與《通勝》，鄙人與蔡大師無緣識蒞，不過術數小常識倒是可以提供一鱗半爪以資助談。此時此地，我們可以說：「蔡伯勵即是通勝，通勝即是蔡伯勵。」其一枝獨秀若此！「開咪」前問網友希望聽我講些什麼？有人問「通勝」所載每日行事吉凶宜忌的資料是怎樣推算出來？大哉此問！

當日來去匆匆，未可細談，不如借本欄補充一二。先嘗一下「文抄公」，看看蔡大師寫的《通勝說明》：

通勝乃俗稱，正名應該是曆書，乃記載年月日時之書，算日月行度所歷，數節氣之道，計朔望早晚，以為一歲之曆。曆書於舊社會最為重視，曩者編纂工作出自欽天監之手，而頒行全國。轉入民國以後，政府雖有出版曆書，但對流年方位吉凶神煞宜忌等項，一概刪除之，使習俗用以研究趨吉避凶者，無所依據。至民間編纂之曆書，依然從俗提供各項資料，因此廣泛為信仰者所採用。

「通勝」這個名稱，實由「通書」改稱。吾粵人嗜賭，日常口語忌諱言「輸」，書輸同音，故改稱為「通勝」。即是要大小通吃而不要通賠之意。坊間「通書」最主要的部分是《黃曆》，因附刊許多日常生活有用的資料，所以又叫通書。廣府俗語編派人不知時勢，不識變通為「一部通書睇到老」，實指《黃曆》部分年年不同，過時的材料無用。例如去年二

零一七年丁酉的「通書」，到了今年二零一八戊戌就不能指示年中每日行事的吉凶宜忌。但是曆書以外的部分，則是年年重刊，十年如一日。

老香港一定聽過「黃道吉日」，黃道是我們人在地球觀測天空，看到太陽經行的軌跡。日常行事要擇黃道吉日，就是參考太陽的行度。蔡大師說的「算日月行度」就是記錄太陽和月亮在天空運行的實況；「數節氣之道」是計算二十四節氣的月、日、時、分；「計朔望早晚」就是推算月圓月缺，大家都知道夏曆每月十五月圓，初一一前後的數天則在晚上看不見月光。

談到蔡大師用的術數法門，可以先從其家學說起。蔡大師的「工作室」叫「蔡真步堂」，顧名思義，必是用「推步法」，而且貨真價實，故名。蔡大師是第三代傳人，其令祖蔡最早先生晚清時曾在欽天監供職。清初欽天監分四科：時憲科負責編曆書；天文科記錄天象，作為星占的材料；刻漏科測量節氣，為祭祀和營造等皇家活動選擇吉日；回回科則研究伊斯蘭曆（俗稱回回曆），後來裁撤。在清末只剩三科。最早先生精曉天文數學，於光緒中葉在廣州開設真步堂擇日館。可見蔡家主要屬於術數家中的選擇家，主要業務為擇日擇時，當然也有旁及其他堪輿術數的諮詢服務。

何謂「推步」？古人認為日月在天上運轉，有如人之行步，可以推算。其實中國占星要推七政四餘。七政是太陽、月亮和金、木、水、火、土五星；四餘是紫氣、月孛、羅睺、計都。

一天談不完，下回分解。

《蔡伯勵與通勝》之一

萃袖
乾坤
余似心

授之以漁

現代社會在助人方面，已逐漸摒棄單以金錢資助，因為這非權宜之計，而是提供謀生技能及機會，讓受助者有能力為自己賺取生計，發展事業，為家人謀取長遠的幸福。

最近 hc:Bistro 餐廳在大館開張，到來打氣的人不少。這是匡智會的社會企業食肆，為智障學員提供一個工作機會，讓他們在學校學得的技能得以應用，成為謀生技能，賺取生活費，甚至養活家人。當天所見，在專業職員帶領下，無論擔任什麼崗位的智障年輕人都很興奮，認真地投入工作。當廚房的，穿上醒目白色制服，以純熟的技巧、小心翼翼地弄餐；為顧客服務的，明顯感受到他們充滿誠意，用心去盡力做到最好。

事實上，智障人士要獲得一工半職，談何容易？在講求高效率、高成效的社會，大部分人都沒耐性去忍受別人的不足。努力追趕着別人步伐的智障人士，不是人人都能幸運地獲得體諒和就業機會，於是不少人和他們的家庭就只能生活在貧窮線之下，難以出頭。



■大館內的hc:Bistro餐廳。 作者提供

餐廳提供的簡單膳食選擇不少，還有由持牌的餅房 hc:Bakery 智障學員所製作的糕餅和曲奇，精緻美味。每張桌子上和飾物架上都放置一些小盆栽，花盆是清雅的陶器，插有「請帶我回家」的句子。這是「伙伴倡自強」社會協作計劃資助匡智會開辦「松藝廊」的作品，目的向社會人士推廣智障人士陶製品，全部人手製作，充滿美感，可供食客選購。

大館是香港新近最熱門的遊點，在古時監房內的一家設計簡約舒適的餐廳用膳，具有多重意義，除可發思古之幽情，享受美食，還支持不同的智障人士。晚上中環區較靜，何不和親友前往以表支持？

百家廊

我的一位初中女同學，大學畢業後分配在新疆喀什工作。去年回老家，路上遇見了她。她對我說，在新疆，每當夏季來臨，她總感覺周圍缺少了點什麼。回到老家，聽到蟬鳴陣陣，她才明白過來，喀什的夏天缺少「知了」的叫聲。女同學感慨道，喀什的夏天是不完美的，哪有我們故鄉好！

我們70後，是聽着羅大佑的歌曲《童年》長大的。對於「知了」有一種特殊的情感。「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在聲聲叫着夏天」，這句唱詞，叩擊着迷離的夢境，激盪着美妙的幻想。童年生活的多姿多彩，樹上的「知了」的確出了一分力。知了，學名叫「蟬」。這種鳴蟲製造噪音，擾人好夢，卻並不令人憎惡，反而引得諸多文人墨客競相讚美。

時下，已經進入秋天。一場秋雨一場寒，樹上引吭高歌的蟬愈來愈少了。它們的叫聲已隱隱包含了淒涼的意味。關於秋蟬的話題多了起來。朋友圈裡，微友晒出一張攝影。一隻秋蟬趴在一株梧桐樹幹上，老僧入定一般，一動不動心無雜念。梧桐樹兩珠晶瑩，秋蟬羽衣明亮。一個偉岸挺拔，一個高標逸韻，只覺涼意頓生，塵襟俱滌。

不由想起虞世南的五言古詩《蟬》：「垂緜飲清露，流響出疏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秋蟬高高在上，鳴技驚人，聲達四野，這並不是因為秋風給力。不仰仗秋風，說明它天生具有不攀附權貴的高潔品格。在人們印象中，蟬棲身於高枝，以露水果腹，也是純潔的象徵。

其實，並不是所有的蟬都喜歡高處。我們老家村外有一大片苗圃。那裡除了高大的樹木，還有低矮的灌木叢。小時候，我經常和弟弟去苗圃周圍的草地放羊。去的時候，我們拿上一個罐頭瓶子，回家時，瓶子裡往往就裝滿了蟬。那是弟弟的勞動成果。弟弟捕蟬，根本沒用什麼工具。灌木叢枝上，伸手就能捂住正在休息的蟬，只要躡手躡腳靠近即可。「牧童騎黃牛，歌聲振林樾。意欲捕鳴蟬，忽然閉口立。」袁枚這首《所見》

昨日
紀
陶然

跟黎湘萍認識較早，當時他是中國社科院港澳文學與文化研究室主任。本來一看名字，我以為是小姐，原來並非我個人的誤差，後來聽他說過，許多未見其人時都這樣誤會，聽說有人辦會，分房時也把他歸類為女士；可見這名字可能較為中性，令陌生人容易誤解。他本來經常出席華文文學會議，但近期較少出現，或說，他已經從港台室調到《文學評論》當副主編的關係，他的關注點可能也飄移。他原本就在《文學評論》工作，如今又回上去升任，我相信他既然從事文學評論工作，應該不會遠離所有文學評論工作。而在最近，在鹽城一個會議中碰到中國社科院的張重崗，才聽他說，湘萍似又離開了《文學評論》，可能是專注於文學評論工作吧。以他的往績與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就，是可以預期的事情。提起《文學評論》，至今還是內地最重量級的文學評論刊物。那時，我在北京上大學，也

國慶文藝晚會 同胞心連心

合家歡度花好月圓中秋佳節後，又迎來同慶共和國69周年生日的好日子。香港同胞與祖國同胞同是一家人，在母親生日之際，香港各界同胞以歌舞迎盛世。一如往年，在今日於紅磡體育館舉行國慶文藝晚會，明晚則會舉行國慶青年音樂會，活力賀國慶，表達了香港同胞愛國愛港的情懷。

香港回歸祖國之後，香港每年國慶文藝晚會都會邀請駐港解放軍文工團於國慶晚會表演節目，「雄起起氣昂昂」，男女解放軍在紅館舞台上表演了精彩紛呈的節目，是每年得到最多掌聲喝采的節目。文藝晚會節目每年都不一樣，今年更特別，有嶺南古今、北樂鏗鏘。內地與香港不但政治與經濟融合，而且文藝亦融和在一起，相互欣賞，心連心。晚會的舉行，不但表示港人的文化自信，亦加強了港人對祖國的深厚情懷。連續兩場的國慶匯演，不僅是逾萬觀眾在紅館親臨欣賞外，透過電子及文字媒體的轉播及宣傳，讓海內外觀眾都可共賞，誠是偉大的盛事。

其實各界同胞慶祝國慶籌委會除了文藝匯演外，今晚在晚會完畢，很多重要的嘉賓都要匆匆趕往香港島會展中心觀賞國慶煙花匯演。今年匯演主辦機構相當大手筆，據稱逾千萬元港幣作經費。但願天公能作美，今晚能無風無浪，全港市民共賞璀璨煙花。

香港愛國愛港人士佔大多數，我們從新中國看到自己的國家日漸強大，人民生活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今年是祖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香港同胞為祖國現代化建設作了無數的貢獻。透過多姿多彩的節目表演，展現了國家的偉大成就。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推動「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發展，大家都想到這正是新時代和負起新責任，為祖國和平統一、復興中華國中國夢而奮鬥。在奮鬥中我們獲得幸福，是人生最大的榮光。

談到保家衛國是每個國人的偉大使命，我們完全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打擊「港獨」，禁制「香港民族黨」運作，是完全正確的，合情合理的。這是國家的內政，不容某些外國政府說三道四，支持香港特區政府的決定，是應有之舉。

秋日說蟬

詩，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牧童在野外，聽見蟬鳴，想逮一隻玩玩，他的手裡並沒有什麼捕蟬神器。如果牧童不是功夫小子，不會「八步趕蟬」輕功，那麼，也就只能靠手捂，目標自然也是低矮處的蟬。

蟬有翅膀，也叫「蟬鳥」。它笨笨的，並不警覺。它極容易讓人們逮住，成為美味佳餚。弟弟逮回家的蟬鳥，絕大部分先醃製一下，再剁碎了炒着吃。當然，要留下幾隻個頭大的玩耍。母親縫被褥的白棉線，剪下十來米。用棉線的一頭拴住蟬鳥的腳，另一頭拿在手裡，然後，撒開手裡的蟬鳥，它就會到處飛。它被人操控着，飛不遠，和籠中鳥差不多，沒有自由可言。蟬鳥只能憋着一肚子氣，飛一會，覺得受了戲弄，乾脆不飛了。偶爾鳴叫幾聲，也是有氣無力。可惜，我們這些調皮的孩兒們，並沒有憐惜這些自然界的小生靈。玩夠了，就扔在一邊，再也不管它的死活。

蟬鳥可以當做美食，它沒有羽化之前，叫「知了猴」。知了猴是蟬的幼蟲，更是絕佳的美食。《西遊記》裡唐僧有個俗名兒，叫金蟬子，知了猴也叫「金蟬」。猴前的人們輕易吃不上肉食，吃了知了猴的肉，覺得甚美，於是有人說，金蟬肉和唐僧肉一般香。清代張潮著有《幽夢影》一書。書中有言：「植蕉可以邀雨，植柳可以邀蟬。」柳是蟬的標配，「高柳鳴蟬」是畫家的最愛。有一次，張大千畫了一幅《綠柳鳴蟬圖》，柳樹上的蟬依附着柔條，隨風搖擺。這幅畫被齊白石看見了，齊白石說道：「蟬的頭大身小，頭部不該朝下，頭朝上才有安全感。」張大千不服，親自去觀察了一番，果然發現蟬的頭部都喜歡朝上，偶爾有頭部朝下的，那是蟬依附在粗壯的樹枝上。

齊白石老人也喜歡畫蟬。他的名作《紅葉秋蟬圖》，秋葉紅火，秋蟬靈動，於蕭瑟中見熱烈，於恬靜中見優美。這幅畫送給了女弟子新鳳霞。吳祖光和新鳳霞夫婦拿回家收藏，家裡賓客多了起來。來客多是來觀瞻《紅葉秋蟬圖》的。齊白石還畫

無休止的「補習」

朋友的家族今年有兩個小可愛進入學生生涯，對久違了的學校事留神多了，近日轄下有共22間學校的英基學校協會（英基）宣佈豁免英基幼稚園學生報讀英基小學時的面試，希望減輕對小孩及家庭的壓力。由今年九月起新的評估方法是英基小學教師會進入幼稚園為學童在校內進行持續評估，並由幼稚園教師協助深入和全面了解學童接受主流教育的能力，不再要求學童進行繁複的面試，令學生由幼稚園過渡至小學的過程更為順暢。她認為這做法當然是有好處，不過，對小朋友三年幼稚園生活的壓力一樣不輕。

每個階層的家長都有對兒女的教育規劃，有人縱是龍是鳳有命數，最好還是按自己的能力謀劃而後動這種心態挺好。像他家族的小孩一個是小一，一個是幼稚園K1，兩人都很幸運能獲報讀的第一志願學校錄取，已經很開心。當然他們都不是報讀什麼名牌學校，只是區內較好的學校。事實發現，普通幼稚園由K1開始已經多多功課活動，若是名校更不得了，哪怕子女幸運地被名校收了，但家長要做後援工作十分繁重，白天要工作的父母肯定受不了，自然要依賴補習老師，最終兒女都是陷入「返學補習 返學補習」無休止求學人生。否則何來「補習天王」的誕生？補習老師比真正教師吃香的畸形現象。

香港的幼稚園教育實在很認真的，要學的功課程度，做的手工藝的難度根本超越三歲小朋友的能力，所以不

時聽到家長說：「其實學校是考家長，叫家長做功課，而且更要電腦上交功課，你說不是不是很誇張。」幼稚園是為升小學預備，不過有些學校已經學小一的課程。家長怎不叫苦？有新移民家長更說：「香港話說是中小學九年免費教育，幼稚園有學費津貼，但書簿雜費等開支多過內地的學費呀。」而小一學生開學後，家長表示目前家長圈最熱門的話題是如何找好的補習老師？如何為子女選興趣班？對頭一回有子女上小學的新手來講又是一門功課。補習這個問題是家長長久以來面對的事，但補習問題愈來愈變質，以往是因為接受能力不足，聽不懂老師教學才要補習，或者升學考試需要，希望爭取高難度分數而提前學一些高難度課程。

但目前的補習是預習為主，就是老師今天上堂講的內容，預算學生昨天已經要先學，講得很快，如果沒補習的學生自然追不上，惡性循環，對那些沒能力長期請私人補習的家長造成很大的壓力和對學生造成很大負擔，這種風氣真的很好不好。那學生為什麼要返學呢？不如私自找補習學校讀算了，目前的盲目追趕學習程度快人一步的心態對小學生的身體精神負荷太重，精神面貌也不可能健康。我們常怪學生體能差，請問你們有沒有時間讓他們做運動放鬆？難怪有能力的家長拚命將子女送往國際學校。教育方針也需要講平衡，看哪個校長和官員有勇氣攪亂反正。

過另外一幅《楓葉秋蟬》，如今，這幅圖珍藏在中國美術館。

有這樣一則關於《秋蟬》的趣事：僕人聽到秋蟬鳴叫，故意問主人，這是什麼鳥在叫？主人說，是秋蟬。僕人又問，秋蟬吃東西嗎？主人說，餐風飲露而已。僕人又問，秋蟬穿衣服嗎？主人說，不穿。僕人不敢大聲表達情緒，只好低聲說，這秋蟬正適合跟着您啊，我的主人。故事短小精悍，耐人尋味。只是不知道這個吝嗇鬼主人，是否幡然悔悟？

書植《蟬賦》寫道：「秋霜紛以宵下，晨風烈其過庭。氣潛泮而薄軀，足攀木而失莖。吟嘶啞以沮敗，狀枯槁以喪形。」你看，秋霜下的蟬，嗓音嘶啞，形容枯槁，氣息微弱，瑟瑟發抖。蟬的命運，彷彿作者的身世，無限憂患貫穿文中。王國維讀罷《蟬賦》，曾發出這樣的感歎：「蟬本無知，然許多詩人卻聞蟬而愁，正因詩人自我心中有愁，以我觀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深以為然！

人們常常用「寒蟬淒切」來形容秋蟬的精神狀態。秋蟬自知命不久矣，心緒煩亂，精神不振，時常亂碰亂撞。就在今天早上，一陣急促的蟬鳴把我驚醒。走到窗台一看，原來是一隻秋蟬落在了我家紗窗上。感覺到有人靠近，它停止了歌唱，一轉身飛得無影無蹤。

柳樹是濟南的市樹。濟南的柳樹多是垂柳，婀娜多姿，婆娑搖曳。臘山河帶狀公園垂柳依依，分佈兩岸。「蔓蔓秋蟬響似箏，聽蟬聞傍柳邊行」，漫步在帶狀公園，聽秋蟬彈箏，看楊柳拂風。蟬意人生，淡泊名利，若閒人一枚。柳下聽蟬，浮想聯翩，柳下悟理，旨趣益遠。



■蟬有翅膀，也叫「蟬鳥」。網上圖片

湘萍

曾慕名訂閱一份，只是不求甚解，翻看一下也就算了。當有高年級同學偶然登了一篇文章，我們爭相傳看，視他或她為偶像。須知，那時，要能刊登一篇東西，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我們這些年輕大學生，又怎能不把鉛字印在權威文學刊物上的人，視為偶像呢！

記得二零零二年十月，第十二屆世界華文文學學術研討會在上海舉行，有一晚，大會安排去參觀根據蘇童小說改編舞劇的《大紅燈籠高高掛》，在進上海歌劇院前，碰到黎湘萍，聊起來，他提到我的故事新編，聽聽也就算了。後來他竟寫成論文《文本傳統與文學經驗》，其中有一節論及我的「跨越時空的故事新編」，對我鼓勵良多，內心感激，但也沒有當面致謝，許多事情，我覺得心照就可以了，無須多言。

黎湘萍的文學評論，重點似乎放在台灣，他有一本論文集，叫《文學台灣》，由此亦可窺見他的志向。我憶起，好多年前，他帶領一批

年輕學者，往台灣參加學術交流活動，完畢後途經香港，我特地跑到位於赤鱗角的香港國際機場，與他和他的團隊見面，記得好像有他的弟子李晨，還有誰，就全然忘記了。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中國作家協會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北京舉行，當時香港與會者的住地安排在奧林匹克飯店，黎湘萍曾帶着他的一名研究生，到酒店看望我。他本來想約我吃飯，但到底也沒去成，什麼原因，倒也不記得了。近年，比起當初，比較少見到他在華文文學研討會場合出現，大概也是跟他工作調動有關係。記得他是廣西人，我到過玉林，似乎那裡流行狗肉節，不免有些聯想。可是，後來有一次見面聊天，才知道他也養有寵物狗，令我肅然起敬。談起當時北京捕狗成風，他顯得特別憤懣。

印象中的黎湘萍，是屬於多做實事，少誇誇其談的人。什麼時候再見他，可以跟他好好地喝一杯，聊個一醉方休呢？